海昏侯墓竹简《易占》浅识

（首发）

王宁

枣庄广播电视台

据《海昏竹书〈易占〉初释》（下简称《初释》）一文介绍，[[1]](#endnote-1)[1]西汉海昏侯墓中出土了一种《易占》类古书，它与《周易》的关系密切，可其筮法又和《周易》不同，甚至不同于目前发现的任何一种筮卦方法，非常奇特。整理者介绍：

“这篇简文，性质应与双古堆汉简题为《周易》者最为接近。后者亦拿《周易》当历日类的占卜书用。汉易流行象数易和卦气说。古人以六十四卦配四时、十二月、二十四节气、三十六禽、七十二候，反映出易学向日者之术靠拢的大趋势。”（255页）

但是海昏侯竹简《易占》的情况和阜阳双古堆汉简的《周易》明显不一样，双古堆《周易》不仅记录了六十四卦，也记录了《周易》的卦爻辞，只是把一些占卜记录缀在卦爻辞后；[[2]](#endnote-2)[2]而海昏侯《易占》只有六十四卦，无《周易》卦爻辞，其占卜记录的格式和内容与双古堆《周易》也判然不同，二者虽都为《周易》派生出来的筮法书，但是其差别还是显而易见的。

《易占》记录了《周易》的六十四卦（实际出现了六十五个卦，相当于“归妹”的卦出现了两次，见下），卦序和上、下经的分篇与传世本《周易》全同，没有《周易》的卦爻辞，卦名有些也与传本《周易》不同，比如“乾”作“建”、“坤”作“巛”，“震”作“晨”、“坎”作“臽”、“艮”作“根”、“否”作“负”、“谦”作“溓”、“豫”作“伃”、“中孚”作“中俘”等等，大部分是音同或音近的通假字，和其它出土的易学类文献的情况相同，无足怪者。

比较奇特的是兑下震上的卦出现了两次，还都说是“下经廿四”，即此二卦都是《周易》下经的第二十四个卦“归妹”。但是一个卦名写作“未酉”，是两个地支；一个卦名恰好残缺了，不知道是怎么写的。简文对“未酉”的解释是：

“未酉，行未□也。”

整理者的解释是：

“案：此卦相当归妹，但卦名不同，别为一义。未酉，读未遒，遒有终、尽之义，行未□也，第三字可能是到。”（264页。）

《周易》中无“未酉”之卦名，此必是抄手的误记。很可能是他把“归妹”读成“归未”理解为“未归”，又写作“未酉”，《广雅·释诂三》：“酉、归，就也”，“酉”、“归”都训“就”是其证，又随文敷解曰“未酉，行未囗也”，那个缺了的字可能是“归”、“就”或与之意思相类同的字。

从通篇的情况看，其它63卦的卦名都没出现问题，卦也没有重复，只有归妹变成了奇怪的“未酉”，而恰恰只有这个归妹有两卦，这足以说明是抄手发现“未酉”的卦名有误而采取了补救措施，他写完此条后发现卦名弄错了，也解释错了，就又写了一条“归妹”的内容，并重新给出解释，可惜这个解释也残缺了，只剩下“一家”二字，但可证明和前者的解释不同，结果六十四卦就成了六十五个卦。

六十四卦每卦只解释卦名的含义，其解释很多与传世《易传》相同或相合，也有部分不同的。然后说“彖某方某数饺某方某数”，之后是干支、卦序，最后是断四时或月份吉凶如何，并配以动物（有的卦没有），其格式依照整理者的释文断句略举四例如下：

䷀屯（纯）建（乾）。建（乾）者，建（健）也。彖：北方一饺北方一，辛壬癸丑，上经一，中（仲）冬觓（虬）龙吉，夏凶。

䷁ [屯（纯）巛（坤）。巛（坤）者，巛（顺）也。彖：西方三]饺西方三，丁庚乙癸丑未，上经二，季冬牛吉，六月凶。

䷂晨（震）下臽上（坎）上，屯。屯者，旾旾（蠢蠢）也。彖：东方二饺东方十一。己未，上经三，豕东北卦𥤊（权）吉，六月凶。

䷃[臽（坎）]下根（艮）上，蒙。蒙者，胜也。彖：东方三饺北方十二，戊辰，上经四，豺孟春卦吉，七月、八月凶。

这种格式，与双古堆《周易》判然不同，二者很难进行类比。这里面比较独特的是“彖”和“饺”，整理者认为“‘饺’可读交，表示相配。”（254页）按这个“饺”疑是“爻”的通假字，在易传里“彖”、“爻”多并言，如《系辞上》：“彖者，言乎象者也。爻者，言乎变者也。”《系辞下》：“彖也者，材也；爻也者，效天下之动者也”、“八卦以象告，爻彖以情言”，所以这里是先言“彖”后言“饺（爻）”。当然这里面说的“彖”和“爻”的概念，和传本《易经》里的概念可能有差异（下面为了和传世的“爻”相区别，《易占》里的仍称“饺”）。如此，则“彖”以后的断句也许该是“彖某方几，饺（爻）某方几”，比如乾卦的那条就该断读作“彖北方一，饺（爻）北方一”，其它倣此。只是在六十四卦中只有蹇、损二卦里没有“彖”字，实非其例，不知是原简脱漏还是整理之释文有误。

其筮法应该是起卦得出卦象之后，还要得出“彖”和“饺”，再配合干支、三十六禽等相关内容，来决断四季时令的吉凶，显然它更接近一种选择术，确近似于《日书》的作用。

将各卦的彖、饺统计一下，按照数序排列，约略如下（为了便于认识，卦名均用传本卦名）：

【彖】

东方：[艮1]、屯2、蒙3、讼5、随6、蛊7、震8、夬9、姤10、萃11、归妹12、丰13、师14

南方：巽1、比2、小畜3、需4、履4、节5、临6、噬嗑7、贲8、恒10、[遯11]、涣12、升13、剥14、泰15、既济16

西方：[未济1]、未酉（归妹）2、坤3、困3、晋4、大壮5、无妄6、复7、谦8、同人9、离9、兑10、否11、大畜12、明夷13、[咸14]、大有15、革16、旅17、渐18、中孚19

北方：乾1、豫2、颐3、大过4、家人5、[睽6]、蹇7、解8、坎9、鼎10、小过12、观13、益14、损15

【饺】

东方：艮1、遯2、姤3、小过3、蹇4、随5、噬嗑6、益7、复8、震9、无妄10、屯11、颐12、大过13、鼎14

南方：巽2、恒4、咸5、蛊6、革7、明夷9、家人9、萃10、离10、升10、丰10、同人11、[未济12]、既济13、贲14、晋16

西方：观2、坤3、否3、豫5、比6、剥7、兑7、睽8、中孚9、临10、履12、节13、损14、夬15、大有16、归妹16、小畜18、泰19

北方：乾1、大壮2、困2、需3、大畜4、未酉（归妹）6、涣7、师8、坎9、讼10、解11、蒙12、旅14、渐15、谦16、小畜18

其中加“[]”者是因为简文残缺而推拟者，情况说明如下：

咸的彖是“囗方十四”，残缺了方位。西方彖缺14，疑咸之彖当为“西方十四”，故据补入。

遯的彖是“囗方十一”， 残缺了方位。南方彖缺11，疑遯之彖当为“南方十一”，故据补入。

睽的彖是“囗方六”， 残缺了方位。在北方中缺6，故睽彖可能是“北方六”，故据补入北方6。

艮之彖是“东方囗”，残缺了数字。但根据简文其数字是个单数，东方彖里单数只缺1，所以艮的彖是“东方一”的可能性比较大，故补为东方一。

未济是：“彖西方囗，饺南方囗囗”，方位数字均缺。根据缺数，疑当为“彖西方一，饺南方十二”，暂据补入。

井的彖、饺均缺，无法推拟。

此推拟只是根据方位序数而然，未必准确（因为有数字重复的情况），暂拟如此，仅供参考。

每卦的彖、饺都各用一个方位，本来《周易》中八卦代表八个方位，但此中只用四正，不用四隅，可见其与八卦方位关系不密切，可能主要是为了与四时相配，此事有待进一步研究。

四方的数字最小是1，最大是19，20（包括）以上的数字没有出现。可知道的是，其筮法是彖、饺在四方中至少各有19个数，形成一个方形的式盘。《易占》中19个数不是各方全有，比如彖的东方最高只到14而止，并没到19；饺的南方没有1，最高也只到16，等等。

现在看到的《易占》里面有重复，既有数字重复，也有卦名重复，数字重复的，彖中重复的少，南方需、履都是4，西方同人、离都是9，等于只有两个重复的。饺中重复的多，南方明夷、家人都是9；离、萃、升、丰都是10；西方大有、归妹都是16；北方大壮、困都是2，等于有六个重复的。

卦名重复的只有归妹，其中一个卦名叫“未酉”，一个卦名残缺，应该是“归妹”，说已见上。“未酉”卦是彖西方二、饺北方六，“归妹”卦是彖东方十二、饺西方十六，二者的彖、饺和其它内容均不同。这情况让人不好理解，比较合理的解释是这里面各卦的彖和饺并非是固定的，而是筮卦时随机所得，即具体筮卦时，所得卦的彖、饺可能是任何一个方位中的任何一个数，不同时间的筮卦，即便是得了同一个卦，其彖、饺也会不一样，故我们看到的这些关于彖、饺的方位和数，应是根据实际筮卦情况的记录。那么，本篇《易占》并非是专门创作的通用性筮书，而是抄手选择筮例编纂起来的，因为他要刻意作成一本筮书的模样，所以还给每卦给出了含义的解释，类似《易传》。

很可能此《易占》的编辑者就是该篇的抄手，本来他收集了很多用同一种筮法筮卦的筮例，目的是从中选取出六十四卦的筮例来攒成一篇占书。这些筮例中自然会有很多重复的，从中每卦各选一条，按照传本《周易》的卦序编成六十四卦，其标准是尽量避免彖、饺方位和数的重复，但是这种情况很难两全，那么他只能退而求其次，以彖为主，所以彖里方位、数字重复的就少，出现了两个重复大概是实在找不到其他不重复数字的筮例了。正因为他是以彖为主，自然无法照顾到饺，饺的方、数就有较多重复。

那么，两个归妹卦的情况也就好解释了：他先选了一个相当于归妹卦的筮例进行编辑，写完了，发现卦名搞错了，又不想改，于是又重新选择了一条归妹的筮例写上作为补救，因为不是同一条筮例，虽然同为一卦，但彖、饺等内容均不同。他选“未酉”卦的时候经过仔细的推算，彖、饺的方位、数字均与其他卦不重复；而选择归妹的时候，彖的方位、数字不重复，而饺的却和大有卦重复了。

这些筮例中大部分卦中都有一种动物，整理者云：

“简文所见动物，有些见于十二属（后世叫十二生肖），有些见于三十六禽，还有一些两者均未见。”（254页）

刘乐贤先生已经指出：

“三十六禽是十二禽的扩大，即由一支配一禽扩展为一支配三禽。三十六禽的配法见于多种古代文献和文物，其具体说法也各有差异。”[[3]](#endnote-3)[3]

所以如果是三十六禽，那么十二禽必然包含于其中，只是各种文献和资料所记录的三十六禽都有差异，并不固定和相同，可参看程少轩先生编制的《各种文献所见十二禽、三十六禽系统对照表》。[[4]](#endnote-4)[4]从简文看，它应该是在筮卦时和三十六禽配合起来占卜的，它有一套自己的三十六禽系统，又与目前见到的出土文献和传世文献中的三十六禽系统不太一样，这个问题比较复杂，这里暂不展开讨论。不过奇怪的是《易占》中有些卦中并没有禽名，比如臽（坎）、遯、益、根（艮）、渐、兑六卦就没有禽名，非其例，怀疑是抄手写脱或省略。

最大的问题是我们不知道这种筮法是用什么揲蓍方式求出来的彖、饺的方位和数字，也不知道其在占断过程中的用途，只能说这种筮法在西汉时曾经流行，后来失传了。

从其用方位、数字、干支、季节、三十六禽等的情况看，极怀疑这种筮法和汉代流行的式占类占卜术有关系，就是它有个类似式盘的东西，上面有方位、数字、干支、季节、三十六禽等相关内容，揲蓍求出一卦六爻的数字（汉代流行的博局占是用投箸或掷骰子的方式得出数字，故也可以用这种方法得出易卦的爻数，未必非得揲蓍[[5]](#endnote-5)[5]），既得出卦象，又要根据各爻的数字在式盘上确定彖、饺的方位、数字，其卦的干支、禽名等大概也是根据式盘推演，并依此来判断吉凶。

这种占卜方式，只需要求出六个爻的数字作为推演的依据，不需要用变卦，所以我们看到的《易占》的各条里只有单个的卦名，并没有变卦的情况。记录卦画大概也只是根据双数、单数记录阴阳爻。这种情况下，两次或数次筮卦，即便是得了同一个卦，因其干支、阴阳各爻的数字不同，其彖、饺的方位、数字、禽等内容也会不相同。所以我们看到的两个归妹卦，卦画相同，可其彖、饺等均不同，因为其都是筮卦时随机所得，相同的几率非常小。

所以说这很可能是一种《周易》筮法和某种式占相结合的简易筮法，是易筮与日书相结合的产物，或者说是一种易筮方式的流变形式，已经与传统的易筮不同，其操作可能并不是很复杂；判断时肯定还要用到《周易》的筮法理论，否则这种结合就无意义。可是其具体是什么规则、怎么操作的，有待于进一步研究。

因为用这种方式不断地占卜，就留下了大量的筮例记录，和殷墟卜辞的情况类同，《易占》就是从这些筮例中选出了六十四卦筮例加上卦名解释编纂起来的。

另外一个比较重要的是里面的卦画，它把阴爻也写成两个短横的“- -”形，整理者云：

“商代西周用十位数表示阴阳爻，到了战国时期，从十位数字卦发展出一、六或一、八式的阴阳爻。马王堆帛书和双古堆汉简仍然用一、六或一、八式的阴阳爻。这篇简文与西汉早期不同，第一次用横线断连表示阴阳爻，类似传世《易经》。这是比乐浪式盘所见横线断连式易卦更早的发现，非常重要。”（254页。）

据此可知，把阴爻写成两个短横，西汉中期已经出现，它应该是“八”隶书写法的铺平，为书写简便且整齐，故如是作，这只能证明把阴爻写成两短横的做法是汉代人的发明，西汉早期尚不如是，更遑论先秦。

以上是笔者在读此篇《易占》时的一些粗浅心得，臆测居多，均不敢必，不当之处冀方家指正。

1. [1] 详细内容见《海昏竹书〈易占〉初释》，朱凤瀚主编：《海昏简牍初论》，北京大学出版社2020年，254-266页。下引此文皆随文注明在书的页数，不另出注。 [↑](#endnote-ref-1)
2. [2] 详细介绍可参看韩自强：《阜阳汉简周易研究》，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年，45-46页。 [↑](#endnote-ref-2)
3. [3] 刘乐贤：《简帛数术文献探论（增订版）》，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2年，233页。 [↑](#endnote-ref-3)
4. [4] 程少轩：《放马滩简式占古佚书分篇研究》，中西书局2018年，112-114页。 [↑](#endnote-ref-4)
5. [5] 关于博局占的讨论，可参看拙文《北大汉简〈六博〉与尹湾汉墓〈博局占〉卜法献疑》，复旦大学出土文献与古文字研究中心2015/12/18. [↑](#endnote-ref-5)